

曹氏父子

这里说的曹氏父子，是指父亲——曹植甫先生，儿子——著名教授、作家、翻译家曹靖华同志。笔者由于调查党史资料，熟悉了植甫公生前的历史，又接触了曹靖华同志。现在，九十高龄的曹靖老已经辞世，我觉得有责任向读者介绍曹氏父子的高风亮节，今借“赤橙黄绿青蓝紫”一角，讲一讲两件世人罕知的往事。

植甫先生是豫西伏牛山区的著名知识分子。他是前清秀才，按才学本应赴陕州考举人。因为目睹山区教育事业的落后，便毅然辞考，在故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数十年如一日，桃李早满中州。

1934年在他六十五岁周年之际，散布在各地的学子，为感先生厚德，相约在五里川为他立教泽碑一座，并要求在北平大学执教的曹靖华写碑文。曹靖华既是植甫公的长子，也是父

亲的学生。虽然他觉得自己为父亲写碑文不大合适，仍认为碑还是要立的。于是，他便驰书远在上海的鲁迅先生撰写。鲁迅先生当时重病在床，为了不负曹靖华的期望，接到信的第八天，就把碑文写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谁知，靖华同志一片好心，植甫公并不以为然。尽管他对鲁迅写的碑文夸不绝口，认为是一篇感情真挚、气势宏大的好文章，却认为不该给他这么一个普通山区教师树碑立传。于是，他除了直接出面，勒令集合起来的木工、石工停工，还向远在千里外的儿子写了一封信：

“靖华吾儿：我虽献身深山教育事业，并未彪炳于当世，你不经我同意，贸然请鲁迅先生书文，实属失当。现在，我除已告知工匠停工外，特写信告汝。望吾儿勿违父之初衷。”

曹靖华是“五四”运动涌现出来的激进分子，今见老父写信责备，知道自己不该在没有取得他同意的情况下约鲁迅写碑文。特别是对父亲的谦虚、卓诚的品格，越发感到钦敬。因此，他立即驰笔复植甫公一信：

“父亲大人：既然父已裁定不立碑，儿当然同意。不过，鲁迅先生既已把碑文写好，你就妥为保存，留作纪念。这里的刊物《细流》，拟将此稿发表。”

植甫公见儿子同意了己的意见，大喜。随复靖华，为不辜负众学子的殷望，他已命家人将未刻字的碑石抬回来，放在自己小房外的檐水窝，作为永久纪念。

曹氏父子，虽然是父亲儿子关系，曹靖华又是孝子，但在原则问题上，俩人各不相让。

关于分配政策，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说得很明确：“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的劳动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

根据上述精神，笔者认为，对作出了贡献的企业家，不仅要对他们的收入按责权利原则作出明确的规定，贡献大要多得，而且在宣传上要增加这一类人物先富起来的宣传份量。这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武装的深度和宣传工作的思想解放程度的一个检验。

对脱颖而出的优秀改革家，他们对改革事业的贡献和工作经验如何如何，无疑是要宣传的，但他们应得的报酬，他们先富起来的实况，也要加以介绍，不必忌讳，无须绕着弯子在宣扬崇高的先进思想下一笔带过。时下，留在人们脑海中的

的印象是：他们应得的奖金，由于种种原因不敢收受。即使是应得的，若数额高，或少收；或名义上受，却立即将款项捐赠给福利单位、××基金会等；或放弃。因为要“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嘛。如果有勇敢者如数收受后，而没有要求“同喜”、“借货”的呼声，没有红眼

病的睨视和腹非，那就阿弥陀佛了。企业家有大有小，先富起来的程度也有高有低，他们既然能脱颖而出，就可宣扬，使人们清楚的知道：先富起来，不是一句动人心弦的口号，而是现实。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企业家一马当先，造成万马奔腾的形势，不正是我们时代的光彩和骄傲吗？

无须忌讳

牛西啸

人民币上的汉字是谁写的

骊山

近两年来，经过多方调查核实，查明现行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六个手书汉字，为山西阳曲人马文蔚之手笔。

写字的具体经过也颇有戏剧性。那是1950年的一天，南汉宸行长把马文蔚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先拿出一支毛笔让他欣赏。马文蔚认为不错，虽然有点旧，但是宫廷用的。南行长问他，愿不愿意写几个字试试笔。马文蔚欣然同意，问写什么。南行长说，就写咱银行的几个字吧！马文蔚当即在已经准备好的虎皮宣纸上，写下了“中国人民银行”和“壹、贰、叁、伍、拾、圆、角、分”等字，每字都写了好几个。南行长逐字鉴别比较，各选了一个认为最好的，其余让他带走。数年之后，这些字便出现在“五三版”人民币的票面上，尽管马文蔚在写字时已领悟到它的用途，但却心照不宣。三十多年来，他一直自觉地严守这个秘密，从未向人讲过，直到总行派人调查。

至于这些字属于什么字体，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魏碑，有人说是汉隶。有的专家则说从字形看，虽与魏碑有相似之处，但其基本笔划仍属隶书。看来，此事之最后结论，还应由书写者本人来作，方为联重。

马文蔚现年八十四岁。现在，他在原籍山西省阳曲县黄寨村安度晚年，与书法界人士过从甚密。



韩宇鸣
烛影摇红
(五字俗语一)
上期谜面：不能回
上当冠军
谜底：安全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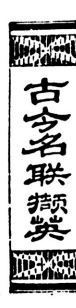
老人家说到做到，他亲自在朱阳关附近，物色了邹姓一个老实厚道的小伙，作为女婿。另选择吉日，给宝惠办了一套丰厚的嫁妆，从自己的家里送“儿媳”出嫁。从此，曹公嫁媳，在伏牛山传为美谈。

宝惠嫁出以后，植甫公立即写信告诉靖华：“靖华吾儿：前信见阅，也读了那诗。现宝惠作为我的女儿，已嫁朱阳关邹姓，望儿放心。父乃老朽，自知错事，不胜悔之。望儿按自己的心愿行事。”

上面两件事，是我在河南卢氏调查时听乡亲们讲的。当我在北京请求靖华同志核实时，老人笑了，说：“事情是真的，不过，原信早丢了，现在流传的是个基本意思。”不过，他特别郑重告我，六十多年前江南某女士的那首诗，却是一字不差的。

曹植甫早于1958年仙逝，今年9月，九十高龄的曹靖华同志也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今天，当我追忆故人的时候，把这两件轶事写出，算是对先辈的悼念。

写鬼写妖高人一等
刺贪刺虐入木三分
——郭沫若撰山东淄博蒲松龄故居联



模糊的布老虎

肖重声

细细看去，北方妇女给孩子玩的布老虎，并不完全象老虎。

除了虎头上绣的那个“王”字，可以代表老虎的身份外，其余部位——圆鼓鼓的眼睛，直戳戳的耳朵，弯曲上翘的尾巴，还有那粗短的腿，便和猫的形象相差无几了。

因此，我说它既象虎也象猫。

日常生活中虎不易见，猫到是如影随形。我猜想，制作布老虎的妇人难免要“照猫画虎”了。这似乎带有模仿之嫌吧？仔细琢磨，其实不然。这正是抓住了虎和猫外形上的某些相似之处，抹煞了虎和猫的不同属性和内在特征，所进行的大胆处理和艺术创造。

于是，庞大和弱小，阳刚和

阴柔，雷鸣和细吟，凶恶和温顺……截然对立的诸种方面，巧妙而和谐地统一了，变得模糊不清，难以分辨，成为独特而新颖的布老虎。

这里，不存在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

存在的，倒是似此似彼，非此非彼。或者类似徐悲鸿笔下的“山鬼”，胯下所骑者，名符其实的“四不象”。

正因为如此，这种布老虎才

扩展了自身的容量，延伸了人们联想的空间。它既能使人感到虎的威

上述立教泽碑，是父亲批评了儿子。但是，也有儿子批评父亲，老人认错的事。

远在曹靖华在当地上小学的时候，按照地方的风俗习惯，植甫公硬逼儿子完婚，洞房花

猛壮健，又能使人感到猫的娇憨天真，既能使人觉出虎的刚毅勇敢，又能使人体味猫的温柔

可爱。妇女给孩子做布老虎的本意，在于驱邪镇妖。而孩子反倒把它当作猫一样戏弄不已，说不定还想让它去捉老鼠呢。这样的布老虎，使那些惯于“说一不二”的评论家，恐怕也难以断然做出简单的评语，从而也提高了欣赏的价值。

制作布老虎的北方妇女未必明了模糊，然而她们不自觉的用模糊手法，却把人们的艺术思维引向广阔和遥远。

洞仙歌·桐川溶洞

徐志诚

桐川神窟，献百安千态。霞照苍龙出东海。小潭清、倒映钟乳蓬菜，群仙聚，惊呼奇诞异彩。

水晶琼光耀，下了天梯，路转峰回探新界。笑语半空悬，乐在其中，心芳醉、诗潮澎湃。愿胜境春暄似桃源，消暑去冬寒，逸魂安泰。

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用于报刊的新闻纸约2500万吨。全世界已知的报刊有700至800万种，出版报刊超过2000种以上的国家近30个。美国出版2万种占第一位，中国排在第十七位。全世界每天出版8000多种日报，发行量共计四亿多份。

国外小幽默二则
不愿弄脏牙齿
尤拉生平第一次刷牙。早饭时母亲问儿子：“你为什么老坐着不吃呢？”
“我不愿弄脏牙齿。”
他为何这样瘦
你丈夫这样瘦，是用什么办法实现的？
每天去钓鱼。
“这能使他这样瘦吗？”
“当然能。因为他吃的仅仅是他捕到的鱼。”
(刘圣民译)



贺月

李成扬摄